

魏军小说选

心

解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I247.7

魏军小说选

心聲

ABY/89/03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声:魏军小说选/魏军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9.1

ISBN 7-5059-2730-2

I. 心… II. 魏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
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8607 号

书 名	心声——魏军小说选
作 者	魏 军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金玉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26 千字
印 张	10.6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2730-2/I·2037
定 价	17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作者简介

魏 军 男 1938年11月出生于河北。大学毕业。1951年于北京抗美援朝时参军，历任文书、保密员、学员，国防体协快艇教员，公安部群众出版社文艺编辑，警官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，中共中国文联纪委副书记。曾创办和编辑《啄木鸟》《侦破小说选刊》《世界奇案佳作》，创立警官教育出版社，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，参与创办《文学报》和北京文艺学会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、北京作家协会会员、北京文艺学会副会长、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会长。现任中国电影出版社副总编辑、编审。1981年9月在北京文艺学会常务理事会上，率先正式提出并创立了“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文学（简称法制文学）”这一新的文学概念和文艺理论学科，给反映法律与犯罪文学作品以科学的界定，为社会所关注和肯定，并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创作做出了贡献。1985年和1993年，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。发表出版作品有：理论文章《简论法制文学》《法制文学探索》《法律、犯罪、电影》等若干篇约几十万字。理论专著《法制文学与创作》一书，获1992年首届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优秀作品“理论佳作奖”，长篇小说《不该公布的案件》《匿名信》小说集《海滨奇案》《昙花梦》《轻吻红罂粟》等多部；发表在全国报刊的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评论、中短篇小说等三百多篇。短篇小说《烛光》《心声》《鼾声如雷》《摘帽知识分子》《好闷热的天哟》发表后，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反响并为社会所关注。《最后的奉献》获1994年首届全国通俗文学中短篇小说优秀作品“皖广丝绸杯”二等奖。



作者像

出版说明

本书汇集的二十三篇作品,是从作者近些年发表在全国各报刊百余篇短篇小说中精选结集的。本书所汇集的作品按法制题材、反映知识分子生活和社会问题等不同内容和题材分为《法制篇》、《求索篇》、《边地篇》三辑。有的作品如《鼙声如雷》、《摘帽知识分子》、《悲欢》、《鸟语之谜》、《好闷热的天哟》等发表后,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。《烛光》、《心声》等篇在《作品与争鸣》转发后引起社会关注。作品着意挖掘深刻的主题内涵,在表现手法上有新的追求。文笔犀利,从不同角度和生活侧面针砭时弊入木三分,读后发人深省、耐人寻味。《最后的奉献》1994年荣获首届全国通俗文艺中短篇优秀作品“皖广丝绸杯”二等奖。

目 录

法 制 篇

不肯出嫁的姑娘	(3)
火光疑影	(24)
鸟语之谜	(37)
心声	(69)
悲欢	(88)
泪仇	(120)
啼笑皆非的车祸	(136)
可爱的窃贼	(139)

求 索 篇

烛光	(147)
懊墨	(166)
鼾声如雷	(180)
摘帽知识分子	(192)
十二生肖考	(208)
陶马	(226)
惨淡的光环	(232)

边 地 篇

烦恼.....	(249)
老迷糊.....	(264)
老迷糊相亲.....	(272)
相会在天安门前.....	(279)
摄影.....	(299)
就医.....	(302)
最后的奉献.....	(305)
好闷热的天哟.....	(322)

后记	(333)
----------	-------

法 制 篇

不肯出嫁的姑娘
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自古以来人之常情。二十四岁的陆云，姐姐十里挑百里选地给她找了个好对象，择日相见，她却不肯出嫁。陆云抱着姐姐的脖子，哭得泪人一般，街坊四邻谁见了这声泪俱下的情景，谁都觉得揪心和蹊跷，八十年代的青年，如今确要奉行独身主义……

“咳，这一家子，一个比一个犟。”

“可不嘛，大女儿都三十好几了，也不找个婆家。”

“听说她妈年轻的时候，就奉行什么独身主义……到现在也没结过婚。”

“他大婶，你这话可不着边了，不结婚这俩孩子哪来的？”

“谁说不是呢……”大婶被问得傻了眼。

陆云听到这些话，抱着姐姐脖子的手搂得更紧了。姐姐也只好把脸紧紧地贴在她的腮边，俩人脸贴着脸，心连着心，自然眼泪也就流在一起了……

一场风波过后，陆云见姐姐依了她，妈也不吱声了，她的心也踏实了。第二天吃完早饭，照例拿上她的白色人造革拎包：“姐，我上班去了。”说完向姐姐甜甜地一笑，俨然是一副无忧无虑胜利者的神态。

姐姐看着她欢快的背影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收拾完碗筷准备上班，陆大妈开口了：“一萍，小云的事儿，我看咱们也甭管了，由她去吧，你也算对得起她了……”

要说对得起，从个人情感和姐妹之情来说，陆云从姐姐那里预支的是恩德，而她兑现给姐姐的却是更多的担心、忧虑和操劳……如果撇开这种姐妹的手足之情，个人的情感，把它看作一个人民警察的责任，陆一萍又觉得自己做得太少，她以为她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，而这种职责又丝毫容不得一星半点儿个人的恩怨，是不需要感恩和报答的，这正是公安战士光荣的体现。此刻，三十四岁的女刑警陆一萍正经历着一段艰难的感情上的磨难……

十多年前，陆一萍告别了草原，告别了军营，告别了朝夕相处的战友，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喧嚣的城市，被分配到区分局当了刑警。听惯摩斯码滴答、滴答声响的女报务员，在机房磨炼出沉静得近乎古板性格的陆一萍，如今却要置身于车潮人涌的闹市之中。所有这一切，对这个草原上锤炼出来的姑娘，委实又需一番新的功夫。往日的生活节奏和她那纤细手指

叩响的电波，不曾充满诗的情感、未来的憧憬？！她是多么想，多么想把自己的青春，自己的生命献给人民军队啊！那里有最能牵动她思绪的战友和同志。然而陆一萍却要以她对党的热爱，对人民的忠诚，去体验新的人生。那里有污秽的垃圾、丑恶和狰狞。不再是电波的召唤，诗的意境……她要用犀利的目光洞察地球上每一个阴暗的角落。让阳光洒向阴湿的泥泞。刚刚脱下军装，换上警服的女刑警，她对一切都感到陌生，甚至连何时上班、何时下班她都无法说清。每当她走出家门，好像已进入战斗岗位，穿大街走小巷，聆听每一个可疑的声响，捕捉每一个难辨的踪影；每当她踏进家门，才能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，只有这时女刑警的生活节奏，才有可能和人几个徐缓的、对未来对人生憧憬的抒情的音符，这一切都使这个往日的士兵，今日的刑警倾心 and 迷恋……

女刑警的心绪被母亲的话语搅乱了，她思潮澎湃，仿佛翻滚的江水，冲击着心田的堤岸；宛如一望无垠的草原，春风吹拂泛起片片绿色的涟漪……陆一萍再也不能平静，母亲的忧虑，妹妹的无羁，使这个小小的家庭，泛起多少波浪，牵动她多少思绪……

那是一个深秋的日子，北京的香山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。山顶上簇簇枫树，火一般殷红，枫树下隐现出游人五彩缤纷的服饰，和火红的枫叶交织在一起，仿佛座座钢炉喷溅出朵朵钢花。傍晚，残阳的余辉，把一缕缕金光洒向大地，和片片枫叶竞相争妍，整个香山被一片深沉、凝重的色彩所笼罩，这里充满幸福和欢乐、美好和遐想……谁能相信这儿也有阳光照不到的阴湿的土地，彤光染不透的昏暗角落……女刑警踏着片片凋落的败叶，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，仿佛草原荡起的绿

浪，拍击着战士的心田，她撩了撩蓬松卷曲的短发，脸上绽出了笑容，让思潮在草原上驰骋、狂奔，把这里的一切美好祝愿，奉献给草原的战友，机房的伙伴……

“嘿，嘿，嘿……”树丛中传来青年男子的嬉笑声。

陆一萍下意识停住双脚，聆听树丛里细微的动静。

“哼——”一个拖长了的女子难为情的忸怩之声……

陆一萍涨红了脸，她的心弦又一次被爱情拨动。她怎能忘记，也是这样一个深秋的傍晚，她和他肩并肩沿着湖边无目的地漫步。陆一萍拨开眼前的柳丝，顺手掐了一根枝条，漫不经心地在纤细的手指上缠绕。她和他登上九曲桥头，两双眼睛深沉地凝视着桥下平如镜面的湖水，水中倒映着她俩的情影。她们谁也没开口，只是那蓄着偏分头的头和卷曲蓬松的乌发贴得更近了：

“一萍……”他的声音似乎有些局促和拘谨。

“嗯。”她答应着，依然看着水中的倒影，倒影中的偏分头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没有说出声来。

她笑了……

微笑在水中泛起一片涟漪。他再也不能忍受沉默。

“你，你看……”他欲言又止。

“什么呀？”她就势扭转了头，那两眸恰似包溶着湖中的秋水，那样洁净透明。

他知道，这正是她感情的升华，期待的目光。他鼓足勇气：

“你看，那片水中浮萍，多么像你呀。”他构想着诗一样的语言，尽力使她欢心：“那样圣洁，那样多姿……”

陆一萍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看，有些扫兴地说：

“噢，和我一样孤独、无助，随时都有覆没的危险。”

这时他才看清，原来那一片浮萍孤零零飘荡在水面上。他为自己不恰当的比喻感到十分懊悔，但是话已出口，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，再也无法收回，只好顺水推舟了。

“不，那旁边不是还有一株芦苇吗？！”

“离那么远……”姑娘并没被这意外的发现所宽慰：“又有什么用呢？！”

一阵微风袭来，湖水泛起涟漪，随着涟漪的飘荡，芦苇摇曳着它矫健的身姿，浮萍旋起青春的绿裙，在水中起舞……

“一萍，”他激动了，用力抓住她的纤手：“看，他们靠近了，靠近了……”

水中陆一萍的两眸更加澄明，因为她确也看到芦苇和浮萍靠近了。

他高兴地扳住她的双肩。

湖中偏分头和卷曲的乌发在接近，他闭起双眼……慢慢地把嘴唇贴在她的腮边……

“别，别这样……”她轻轻地把偏分头推开了，彼此凝视着对方，笑了……

陆一萍的脸涨红了，她知道树丛后面窸窣的声响，不正是爱情在萌发中的拔节之声吗？爱情是圣洁的，怎能轻意惊扰，陆一萍悄悄地绕开树丛，让爱神在他们身边舞蹈。

“哈，哈，哈……”树丛中又响起另一个男人的狂笑。陆一萍心头紧缩，凭她女性的细腻和职业的敏感，她断定这狂妄的调笑后面，也许隐埋着少女的羞恨、心灵的堕落。她知道如果现在闯入树丛，彼此都将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。女人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羞惭，但是作为一名公安战士，不正是为保卫人民的安宁而存在的吗？责任感的驱使，战胜了生理上的障碍，女刑

警鼓足了勇气，先是大喊一声：“住手！”当陆一萍出现在他们面前时，两个穿喇叭裤的男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惊呆了，站在他们面前的竟然是一个身着警服的女刑警。目光是那样犀利，领章是那样火红，帽徽是那样庄严，怒火荡满心胸……他们不知道陆一萍身后还有多少人，两个家伙趁陆一萍搀扶受惊的女孩时仓皇逃走了。

陆一萍为她平整扭皱的衣裙，梳理蓬乱的短发，女孩两眼闪出感激羞涩的光。女刑警见她没有受到伤害，心里踏实了：

“你认识他们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女孩低着头，用脚尖翻动着一片发黄的败叶，怯生生地回答。

“那为什么和他们在一起呢？”

“他们说和我交交朋友。”

陆一萍的心又是一阵紧缩，她对这句话语并不陌生。这是一句既深情又令人痛心的话语，这是一些不法之徒引诱少女常用的隐语，在他们的邪念萌生的时候，使脆弱的少女失去抗争和理智，坠入不能自拔的万丈深渊……

女刑警打量着这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少女，由衷地产生了同情、怜悯之感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路云，道路的路，云彩的云。”

“噢。”女刑警感慨地说：“我的姓和你的姓同音。我是大陆的陆。”她用手正了正警帽说：“我送你回家吧！”

路云着慌了：“回家，我不回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家里没人……我不能回去。”

一切都已明了，她是一个孤儿，一个需要照料的孤儿。她

只身一人，谁能担保她不再坠入泥潭呢？不管她是怎样的身世，她理应受到照顾，又何况她是个弱小的女孩。

“那么，你愿做我的妹妹吗？”

路云眨动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，看着这位善良的女刑警点了点头，但是她的思绪此时又陷入了紊乱之中。她不知道，女民警怎样对她处置。从她的神色，路云似乎看不出她对她存有处罚之心——女民警微蹙眉头，两眸中透出怜悯的光，眼角处几条纤细的鱼尾纹，凝聚着她多少思绪，多少操劳。她那微微一笑，牵动着左腮边的一个酒窝。呵！她也是一个酒窝。此时路云才感到，眼前这个比自己大十来岁的姐姐，却和她年轻时的母亲酷似——善良、深沉、俊美。路云是多么希望再回到母亲的怀抱呵！如果母亲在世，她怎能叫女儿在江河中沉沦、黑夜中奔跑……面对这茫茫的宇宙，生活的苦海，路云感到如此孤独、渺小。她抗争过，但并没有摆脱罪恶的困扰。她沉沦过，但毕竟还没有坠入深渊，失去少女的贞操。她茫茫然任凭泥水冲击，又不愿沉没在泥沙之中。她知道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似乎没有与人抗衡的能力，每每遇到那些不法之徒的纠缠，总是以顺求脱，以脱求生。但那些污言秽语、粗俗的动作也曾搅乱她少女圣洁的心灵，使她自重洁身的信念发生动摇。她饱尝人世间的和平和孤独无助的冷漠。女民警要我做她的妹妹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是同情？是救助？不妨试试她的感情，反正也不费什么，又何况她也是个女性……她点了点头，显出一副无所谓超然神态，就像和那些不法之徒交朋友，顺从而又存有戒心。回家，哪里是我的家？！哪里都是我的家……

路云眨动着迷茫的大眼，打着自己的主意，思考着人生的旅途，等待女民警的发落。